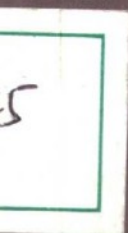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银 鸽

安·别雷 著

李政文 吴晓都 刘文飞 译



511.2
I 512.45
B813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银 鸽

安·别雷 著
李政文 吴晓都 刘文飞 译



001041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仲禄

封面设计：西 里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银 鸽

安·别雷 著 李政文 吴晓都 刘文飞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80 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222-02283-X/I·613 定价：16.00 元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总序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发轫于文学和艺术，在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等领域中都有天才的创造。稍后，它又渗透到了其它领域，在哲学、宗教、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其它人文科学中大放异彩。俄国知识分子以探索人的命运和意义为起点，全面地审视人类的精神史，其思想的触角分别伸向了有关存在、自由、创造、个性、爱和死等问题，并勉力探讨可能的答案，有力地抵御了当时流行于俄国和欧洲的虚无主义思潮的弥漫，成为欧洲文化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嬗递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思想理路和言说方式，履行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拈出一系列极富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硕成果。可以说，本世纪文化范畴内的诸多现代主义思潮，都源起于那一时期的俄国。人们称其为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将它与以普希金、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就整体的影响而言，白银时代的文化似乎还超过了黄金时代，如果说普希金他们这一代人将西方文化引进到俄国，为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嫁接做出了成功的试验，那么，白银时代的一代人则在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加以继承的同时，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让俄罗斯理念以迥异于传统所理解的东方和西方的模式走向了世界。

2016.10.2

别雷最初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1899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在此前后，他表现出了对诗歌、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兴趣；与中学同学谢·索洛维约夫及其叔父弗·索洛维约夫的接近，使他不久之后成了“青年象征派”的干将之一。1904年，别雷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碧天澄金》。按照别雷自己的解释，“碧天”即“大气层”，“澄金”即“成熟的田野”。^①天地相对，色彩相映。在象征主义的色谱中，湛蓝和金黄都是希望和幸福的象征，阳光的主题穿透全书，如一柄金色的钥匙递在诗人的手上。这部诗集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其“颜色”。这是一本真正的“象征之本”，整部诗集均建立在天地对应、色彩对映的基础上，几乎每个词都具有本意和它意两个所指。两种成分的对立和转化，又成为别雷诗歌在主题、形象和风格上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果说，别雷的处女诗集是一部“色彩之诗”，那么，他在1903—1908年间创作的四部诗体“交响乐”则是真正的“音乐之诗”。和许多象征主义诗人一样，别雷也非常重视音乐在诗歌中的作用，但他表现得更为彻底。他认为，音乐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高的形式，其他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只有在它接近音乐、融汇音乐之后，才能达到完美。于是，别雷便在自己的创作之初，在世纪之初，开始了他谱写语言音乐的创举。他著名的四部交响乐——《北方交响乐》、《戏剧交响乐》、《归来》和《风雪高脚杯》，是一些半韵文半散文、半文字半音乐的作品，谋篇布局上模仿了交响乐的结构，主题内容上具有音乐作品那种朦胧、神秘、情绪化的特征。别雷苦心构建的这些作品并不十分成功，其原因之一，也许就是对艺术体裁之界限的忽略和混淆。过量的音乐也许会杀死诗歌，文学若能整体地、彻底地音乐化，也许就失去了它独立存在的资格和意义。

① 别雷：《世纪之初》，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第256页。

1905年1月9日，别雷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恰好目睹了都城里的大屠杀，受到强烈震动，他后来诗风的转变，也许与此有关。在他于1909年相继出版的两部诗集《灰烬集》和《骨灰罐》中，就有明显的转变痕迹。在《灰烬集》的序言中，别雷强调了“艺术家首先是一个人”，他还为这本诗集题辞“献给涅克拉索夫”。别雷后来总结这部诗集的主题道：“1904—1908年间的《灰烬集》中的所有诗作，是一部关于俄罗斯大地偏僻、荒蛮空间的长诗；在这部长诗中，1907—1908年反动时期的主题与作者抵达先前那些明亮道路后感到失望的主题交织在一起。”^①在《骨灰罐》的序言中，别雷又自称道，如果说《灰烬集》是“一本自焚和死亡之书”，那么《骨灰罐》的主题则是“对人生易逝的沉思”。在这两部抒情诗集中，俄罗斯及其命运已成了别雷抒情诗歌的主题，作者已将个人的感受与现实生活结合了起来；从情绪上看，这些诗作少了些别雷先前那样的光与色，而多了一些悲剧感，诗人已从早年的欣喜走向“痛苦的缪斯”；但两部诗集在形式和语言上的创新意义仍是巨大的，以至于有人竟称之为“语言的巫术”。上述三部诗集、四部交响乐，奠定了别雷作为象征主义主要代表诗人的地位。之后，别雷就很少写诗了，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又返回诗歌。长诗《基督复活》（1918）是对革命的直接反映，另一部长诗《初会》（1921）写他与“永恒温柔”神秘的相会，这无疑是索洛维约夫学说及其《三次相见》等作品持续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诗人当时和娜杰日达·扎里娜的恋爱感受有关。另两部诗集《孤星集》（1919）、《别后集》（1921）则带有明显的人智学意味。

① 见索科洛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史》，第151页。

二

别雷首先是以一个象征主义大诗人的身份彪炳于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星空的，但是，作为小说家的别雷却似乎更有成就，他的《彼得堡》、《银鸽》等数部长篇小说似乎更为后人所乐道。

《彼得堡》（1916）取材于1905年革命，主要线索是沙皇警察机关为败坏革命者的声誉而策划的一次阴谋活动。阿勃列乌霍夫父子住在彼得堡，父亲是宫廷重臣，儿子却对官方不满，儿子后来接受一革命者建议在父亲的卧室中放置了定时炸弹，父亲得悉后惊恐万状，儿子也感到后悔，可后来查明，指使安放定时炸弹的原来是警察机关的一名特工。后来，正当私奔的母亲回来、一家三口重归于好的时候，屋里一声巨响，炸弹爆炸，父亲因此心脏病复发，儿子一时失去知觉。最后，退休后的父亲死于乡间，儿子则去国外旅游考察，回来成了一个乐天知命的老人。但在小说中，这一线索并不清晰，占据主要位置的是主人公的大量回忆、想象和内心独白，外界现实是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折射出来的，而主人公的意识又往往是直觉的、跳跃的、虚妄的。别雷说：“革命、日常生活、1905年等进入情节，纯属无意中的偶然……我的《彼得堡》实质上是对被意识割断了同自己自然本性联系的人们瞬息间下意识生活的记录。”“瞬息间下意识生活”，才是作者真正的描写对象，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小说，因此，它也要求一种新的阅读习惯。一位别雷的研究者在谈到《彼得堡》时说：“这是一种文学中还不曾有过的梦呓之记录；用一些精确化、复杂化的语言手段建立起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难以置信的、幻想的、神奇的世界；一个恶梦和恐惧的世界……为了理解这个世界的法则，读者首先必须将自己那些逻辑的习惯抛在门

外；健全的思维在这里被抛弃了。”^①如果说，《彼得堡》在其发表之后的走红，有赖于其主题的独特和文体的新颖，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彼得堡》的意义则远远不止于此了，它所提供出的全新的作者视点、结构范式、情节因素等，实际上已完成了长篇小说写作规则上的一次革命。因此，人们将别雷与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并列，称之为世界小说史上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之一。除《彼得堡》外，别雷较为重要的小说作品还有《银鸽》（1909）、《莫斯科》（1926—1932）、自传体小说《科吉克·列达耶夫》（1922）等。

三

别雷写作了许多杰出的诗作和小说，与此同时，他还留下了众多同样杰出的理论著作、回忆录和其他散文作品。他的美学观点集中体现在《象征主义》、《绿草地》（均1910）、《小品集》（1911）等几部论文集中。整体地看，别雷的文学理论不够体系化，但其中却不乏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对象征主义的看法就很有影响。别雷是俄国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象征主义也最为执著，直到十月革命后，他还在继续宣传象征主义，创办《幻想者》杂志，支撑着“缪萨革忒斯”出版社，试图复兴俄国象征主义。他的这份忠诚也许就来自于他关于象征主义的两点认识：其一，象征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艺术手法，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人们曾认为世界已被完全认识了，其实，缺少象征主义的手法，世界是无法被完全认识的。别雷曾有一篇文章就题为《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最近，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将别雷的一部文集作为“20世纪思想家丛书”之一种推出时，

^① K·莫楚尔斯基：《安德列·别雷》，巴黎，1955年，第169页。

不仅是就别雷多变的文学风格、多面的文学造诣而言的，也不仅是指别雷的文学领袖气质和广泛游历过欧洲多国文学界的经历，其代表性还体现在如下几点上：首先，从与革命的关系看，他的曲折经历是具有典型意义的，1905年的革命，使他接近了社会主义，可二月革命后他却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社会动荡，曾被别雷称为“红色多米诺”，可这并未妨碍他立即加入苏维埃文化的建设工作，但与此同时，他又被目为“同路人”，托洛茨基在当时就公开说过：“他的这个笔名本身就表明了他与革命的对立。”^①（引者注：“别雷”这个笔名在俄语中意为“白色的”。）现实与革命在他的创作经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次，从与文化的关系看，当时的文化氛围在其创作中有很深的渗透，“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复兴、思想建设运动，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交织为一体，这在客观上为别雷这样的天才文人提供了广泛施展身手的天地，同时也影响到了他在某一领域中的深入开拓。最后，就文学创作本身来看，一方面，别雷坚持象征主义到了最后，在别雷去世时，《真理报》上刊出的讣告中这样写道：“别雷的逝世，标志着俄国象征主义杰出代表中的最后一员步入了坟墓。”^②另一方面，别雷又为一种新的小说范式提供了样板，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为俄国形式主义提供了启迪和经验。别雷和恩格斯所言的但丁一样，也是一个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

在多变基础上的转型，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过渡，是两个世纪之交文学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在别雷的身上则有着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因此，有人关于别雷这样写道：“他在当时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32页。

② 《真理报》，1934年第11期（1月11日）。

很著名，而他正是作为安德列·别雷而著名的，也就是说，是作为一个现象、作为一个个性而著名的，而不是作为这样那样的作品、这样那样的著作之作者而著名的。”^①也许，别雷的兴趣点太多、志向太庞大了，也许，别雷工作得过于匆忙了，因此，“他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建造的大厦（指他对包容一切的知识体系和创作方法体系的寻求），最终未能建造起来”。^②“在他的天性中‘放置进了超出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东西’，因此，在他所播下的种子中，‘没有一粒种子’‘发芽’，像怒放的花朵那样绽开。”^③但是，我们却认为，在两个世纪之交，别雷以其积极、卓越的创作为新一世纪的多座文学大厦奠定了基础，为新一世纪的多株文学花朵播下了种子。

五

《银鸽》是别雷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评论家常将其与《彼得堡》并列，作为别雷小说创作中的双璧。《银鸽》与《彼得堡》也的确是姐妹篇，别雷曾计划写作一部以《东方还是西方》为总题的小说三部曲，旨在探究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解开俄国的发展之谜。俄国作为一个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大国，却一直为自己的归属而困惑，俄国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俄国究竟该往何方行，这便是赫尔岑所谓的“俄国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和当时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和其前后的许多俄国思想家一样，别雷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独特的思考，并试图通过他的小说三部曲来表达他的思想。三部曲由《银鸽》、《彼得堡》和《无形的城堡》构成，《银鸽》和《彼得堡》相继写成并出版，而第三部却未最终完成，《无形的城堡》后更名为《我的一生》，《我的

① ② ③ 《安德列·别雷。创作问题》，第33、26、27页。

一生》也未写完，具有自传意味的《科吉克·列达耶夫》等被视为《我的一生》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三部曲中体现出的思想却并非一贯，而是富有变化的。别雷自己在1914年所说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三部曲的主题及其变化：“……《银鸽》——这是没有西方的东方；因此，这里出现了恶魔（长有鹰喙的鸽子）。《彼得堡》——这是在俄国的西方，亦即阿里曼^①的幻想，在那里，技术主义——即逻辑之赤裸裸的抽象，创造出了罪恶之神的世界。《我的一生》则是西方的东方或东方的西方，是基督的动因在灵魂中的诞生。”^②

“东方和西方”，在别雷这里已非具体的地域概念，而具有某种抽象的哲学意义，它们的区别和对立，往往就表现为“土壤和文化”、“自发性与唯理论”、“天使与恶魔”、“肉体与精神”等等的对立。在《银鸽》中，这样的对立是通过小说主人公达尔雅尔斯基的遭遇来体现的，或者说，在达尔雅尔斯基的身上，这样的对立得到了具体、鲜明的再现。彼得·达尔雅尔斯基是一位知识分子，是当时声势很大的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运动中的一员，在他的面前，城市（利霍夫）和乡村（采列别耶沃村等）、知识和神秘的宗教、贵族女子（卡嘉）和村野妇人（马特廖娜）、精神的追求和本性的释放等等，都构成了某种两难选择。达尔雅尔斯基游离于两者之间，在小说的结尾，他被对他感到失望、又怕天机泄露的鸽派教徒杀害；他肉体的死亡实际上也就是他追求的幻灭，他选择的失败。再引用《银鸽》作者谈论其主人公的一句话：“小说《银鸽》的主人公竭力想通过逃向民众来克服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性质，但是，民众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平均数，是难以进行微分运算的，因此，他意外地遭遇到一些阴暗的

① 阿里曼，古波斯宗教中的罪恶之神。

② 见《银鸽》俄文版序，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

代 序

这部小说是构想中的三部曲《东方或西方》的第一部；其中叙述的仅为教派信徒生活的一个片断；但是，这个片断具有独立的意义。大多数出场人物还将在第二部《旅人》中与读者见面，因此，在主要人物达尔雅尔斯基离开了教派信徒之后，我觉得用不着提到卡嘉、马特廖娜、库捷雅罗夫等小说中出场人物的结局，便可以结束这一部小说了。

许多人都将鸽教派视为鞭笞教徒；我同意，在这一教派中有一些与鞭笞教派相近的特征；但是，鞭笞教派作为宗教动荡的催化剂之一，与鞭笞教徒那些现有的结晶形式并不相符；它正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就这一意义而言，我所描写的这些鸽子，作为教派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又是可能的，以他们所有那些疯狂的倾向而言；在这个意义上，我的鸽子们又是完全真实的。

安·别雷

于鲍勃罗夫卡

1910年4月12日

目 录

译本序	刘文飞 (1)
代序	(1)
第一章 采列别耶沃村	(1)
我们的村子	(1)
达尔雅尔斯基	(3)
白菜馅饼	(10)
采列别耶沃村的居民	(14)
鸽子	(25)
一去不返的时代	(30)
在茶馆里	(37)
第二章 利霍夫城	(41)
道路	(41)
甜饼	(51)
利霍夫	(57)
鸽子圣像	(64)
利霍夫的生活	(73)
第三章 他想起了古戈列沃村!	(76)
卡嘉	(81)

叶夫谢依奇	(88)
饮茶	(92)
两个人	(101)
达尔雅尔斯基是何许人?	(105)
争吵	(108)
契日科夫将军	(113)
不速之客	(115)
白日之梦	(122)
破坏不了的	(127)
几个胡作非为的人!	(131)
丑闻	(133)
回归	(136)
安慰	(140)
夜晚	(142)
 第四章 魔力	 (144)
生活	(144)
伊万·斯捷潘诺夫和斯捷潘·伊万诺夫	(148)
关于人们的议论, 关于骑自行车的人	(154)
树洞	(157)
事变	(163)
马特廖娜	(167)
遭遇	(172)
夜晚	(176)
 第五章 在孤林里	 (182)
丑闻	(187)
在奥夫奇尼科夫	(189)

第一章 采列别耶沃村

我们的村子

一次又一次地，采列别耶沃的钟楼将刺耳的呼喊抛向那充斥着炽热、残酷之闪光的白昼的蓝色深渊。燕子呆不住了，在钟楼的上空往来翻飞。因香气而显得闷人的圣灵降临节，将轻盈、粉红的蔷薇撒落在灌木丛上。暑热使胸口发闷；暑热中，池塘上方的蜻蜓翅膀像玻璃一样，那些翅膀飞向暑热飞向白昼的蓝色深渊——飞向旷野的蔚蓝色安宁。一个浑身是汗的村民，努力地在用汗透的衣袖往脸上涂抹灰尘，他爬上钟楼，去晃动大钟的铜舌头，去为了颂扬上帝而出力流汗。一次，又一次地，采列别耶沃的钟楼向着白昼的蓝色深渊呼喊；燕子则在钟楼的上方翻飞，它们不时尖叫着，画出一个一个的“8”字。

可爱的采列别耶沃村，在城市附近；它为山冈和牧场所环抱；一幢幢房屋散落在各处，这些房屋上有丰富的装饰，要么带有花纹雕刻，就像是一个地道的时髦女人纷披着鬟发的脸，要么带有一个上了漆的铁皮公鸡，要么带有一些描画出的小花和小天使；它还被可爱地饰以一道道篱笆，一座座小花园，要么就是一排灌木，一排鸟笼，那些鸟笼一个个翘在被折弯的扫帚上：一座可爱的村庄！您若问牧师的妻子，牧师通常是怎样自沃罗尼亚（他的一个公公在那里做了十年的监督司祭）前来的，回答就会是这样的：他将从沃罗尼亚前来，脱下僧袍，吻一吻自己肥胖的妻子，整理一下内衣，然后立即说道：“我的心肝，把茶炊烧起

来吧。”回答就会是这样的：他会在茶炊前出汗，他会不停地念叨：“我们可爱的村子啊！”一般而言，牧师的手上应该有书；但也有不是这样的牧师：不能撒谎。

在采列别耶沃村，房屋这里有几座，那里也有几座；有一座独眼的房屋正用明澈的瞳孔斜视着白昼，它在稀疏的灌木丛后用恶毒的瞳孔斜视着；它展示着自己的铁皮屋顶——它完全不是在展示屋顶：而是一位骄傲的乡村少妇在展示自己绿色的帽子；而那边，一座胆怯的农舍从沟壑里举目一望：举目一望，——而在黄昏时分，它则将冷漠地隐身于它那沾满露水的婚纱。

从农舍到农舍，从山冈到山冈；从山冈到沟壑，到灌木丛；越远则越多；瞧——已有一座低语的森林向你涌来一阵睡意；没有步出这片森林的出路。

村子的中央是一片大大的牧场；牧场绿极了；有地方可以散步，可以跳舞，可以响起姑娘们怨诉的歌声；手风琴也找到了地方——这里有的可不是城里那种不吐葵花子、不跺脚的散步。当环舞在这里跳起，头发梳得光光的姑娘们，戴着头巾和项链，野性地叫喊着，当她们的双脚跳起舞来，青草的波浪就会涌来，傍晚的风就会呼喊起来，——奇异而又欢快；可你不知道，为何如此，如何地奇异，有什么可欢快的……波浪在奔涌，奔涌；它们胆怯地在道路上奔涌，化为细碎的水花：那时，路边的灌木便会呜咽，毛茸茸的灰尘便会扬起。傍晚，耳朵贴着道路，你就会听见，青草在如何生长，硕大的黄月亮如何升上了采列别耶沃的天空；一个迟归农人的大车吱吱地碾过。

白色的道路，多尘的道路；道路在奔跑，在奔跑；道路上有干巴巴的嘲笑；也许该去掘断道路——又无人吩咐：不久之前牧师自己曾就此作过解释……“我自己，”他说，“倒是不反对这一点，而地方自治局……”于是，道路便穿过此地，谁也没有掘断它。可也出了这样的事：一些农夫曾扛着铁锹出了门……

那些机灵的人静静地盯着那些大胡子，说道：自古以来他们就住在这里，他们在这里铺了路，腿脚也就在这路上走动；小伙子们在磨蹭，在磨蹭，在嗑葵花子，——起初，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而后来，他们在道路上挥舞着手，完全不愿回去：就是这么回事。

道路像一个干巴巴的嘲笑，插进了采列别耶沃那片硕大的绿色牧场。一种无形的力在一旁驱动着各种各样的人——各式大车，车上满载着专卖酒店的木箱和瓶子；在驱动着各式大车、路旁的人们：驱动着城里的工人、神职人员，还有背着背囊的“社会主义者”、警察和三套车上的老爷，——人山人海；采列别耶沃的小木屋也成群结队地拥挤在路旁，那些更低、更次些的木屋，歪斜着屋顶，就像一群喝醉酒的小伙子，歪戴着帽子；这里还有一座大车站，一家茶馆，——就在那里，一个凶猛的稻草人滑稽地张开双手，扬着那只破布做成的肮脏的掸子，——就在那里：还有一只白嘴鸦在呱呱地叫。再往前是一根竿子，那边是一片空旷、开阔的田野。一条白色的小径在田野上奔走，奔走，在嘲笑四周的原野，——它在奔向另一些田野，奔向另一些村庄，奔向可爱的利霍夫城，从那里闲逛来各种各样的人，有时，会有一群开心的人前来，但愿汽车里的人别是：一位头戴帽子的城里的浪荡女人和一位小官吏，或是几个穿着古怪长衫的圣像画家和一个先生（鬼才知道他！）。此刻，茶馆里正热闹着；采列别耶沃的小伙子们走近了，他们大声地嚷道：“一年又一年……一年年过去……一个孩子死了，永永远远地死去……”

达尔雅尔斯基

在圣灵降临节那个金色的早晨，达尔雅尔斯基沿着大路向村